

中國地方志集成

河北府縣志輯 ⑤1

康熙安平縣志

棗強縣志補正

嘉慶棗強縣志

上海書店 ● 巴蜀書社 ● 江蘇古籍出版社

棗強縣志序

前翰林院庶吉士今天津令任湘晚繼其先君子知棗強克修縣志成書來請予序予受而畢讀之始叙例十六條發明作志之義終敘錄十四則備存作志之人年經事緯本本原原本蓋釐然史法矣總目二紀八圖四表五志一略三傳二紀二錄卷分二十第一紀

天童第二紀

恩澤益尊

王也其三曰圖考總縣境一分縣境三縣城縣署

文廟義倉各一凡八圖四表者何一沿革二爵封貤封

附焉屬卷四三職官屬卷五四選舉屬卷六何謂五志

棗強縣志序

地理一也屬卷七有星野沿革疆域里社保甲河渠古

蹟塚墓之分建置二也屬卷八有城池公署公所廨舍

倉儲兵防鋪遞墩堡市集坊表卹政橋梁壇廟寺觀之

分卷九志田賦有歷代之制焉有現在地畝之數焉有

戶口地糧丁銀領支鹽課雜稅焉卷十志學校以書院

義學附之卷十一志典禮慶典也祀典也禮儀也循政

難得於今故曰略其義嚴特冠史傳列傳以風之卷

次十二十三十四列女傳卷十五記風俗歲時物產於

十六卷曰風土十七卷祥異大事識餘曰雜記十八十

九分上下卷錄藝文上錄制詔諭記下錄序傳碑誌銘

文贊引議示詩終二十卷曰敘錄所謂備存作志之人

也自嘉慶庚申湘晚知縣事上沂乾隆庚寅其先君子

進士寓圃公諱增嘗有意於縣志旋調山東未竟而去又上沂壬申知縣山東高密進士單作哲纂修入門曰

地理曰建置曰賦役曰職官曰選舉曰人物曰藝文曰雜稿有序承權縣事江南元和監生沈鳴皇序副焉又

江濬有序有跋又上沂己酉知縣江西金谿進士張士

任序江濬選貢劉永祺並序後董與張皆因於知縣江

南宣城貢生胡夢龍所序康熙丁未志也凡四卷三十

七門湘晚叙其舊萃搜剔可謂勤矣

國朝以前有山西平陸進士王鶴齡知縣事序萬曆丙

七門湘晚叙其舊萃搜剔可謂勤矣

棗強縣志序

辰志邑人陝西慶陽通判陶萬象序後者有河南祥符

進士郭維寧知縣事序萬曆甲午志邑人知山西孟縣

事宋室序後者而序錄棗強故無志實自嘉靖三十四

年乙卯知縣永川進士羅廷唯序邑略始今者距羅志

之年二百四十有奇矣距胡百餘歲距單亦五十有二

年矣羅郭王三志皆泯滅惟胡單二志僅存茲胡之陋

補單之疎不蔓不枝俾無違於史法此作志之義也叙

例發明得古人著述之遺意矣湘晚賢克成先志楊君

又今之學古有獲者不且相得益彰耶志始於嘉慶壬

戌訖癸亥夏初換天津越三月梓事竣整比成書夫志

如棗強令如湘晚興二百四十七年當務之急此循政

棗強縣志敘例

也於予實有光焉可序也如不文何雖然吾所謂循政當務之急不獨棗強又豈惟志哉湘晚勉旃繼棗強者勉旃抑不僅湘晚與繼棗强者宜勉旃也此又區區立言之史法也其猶湘晚叙例敘錄與若夫行遠言文以俟君子讀棗強志訖故僭序如此嘉慶九年甲子秋九月丙午日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直隸等處兼管河道提督軍務糧餉紫荆密雲等處關隘兼管巡撫事加三級連平頴檢惺甫謹序

之臆見爲詳畧也

史之有紀始於呂氏春秋十二月紀司馬遷作史記載述帝王行事冠之於首後之史家遞相效法而州邑之志罔識遵循蓋多惑於地理類書之例宜其散漫無章而失史家要義矣古者列國各有史書魯之春秋正月

必稱王者所以崇奉所尊也茲敬恭錄

棗強縣志序

三

棗強縣志敘例

一

頒發學官

御製文曰

天章紀茲恭錄

詔諭所及凡棗強亦在其內者曰

恩澤紀所以備外史之拾遺爲邑書之弁冕庶幾提綱挈領

次第井然

近代方志無不有圖而難垂典則者或廁於序目凡例視同弁髦或逐於景物摩畫山水工具繪事皆無當於史裁也唐宋州郡之書多尚圖經而地理統圖則起於周官大司徒職方氏迨漢入關蕭何之收圖籍是已蓋

圖之存於古者代有其書特以史部不收再傳而失其本耳夫志不立圖則形狀名象必不可求倘不爲繫說命名釐定篇次何以立體耶釋名曰南北爲經東西爲緯地理之圖亦畧存經緯焉茲以開方計里爲經而以縣鄉村落爲緯使閱者按格可稽易於披索正如三輔黃圖元和郡縣圖志圖與書相輔而行也

史部要義有文辭者曰志曰傳無文辭者曰表虛實相資詳畧互見者也茲志作沿革表所以標其眉目以資考鏡也作爵封表知漢之置縣建立侯國也至於職官選舉詳其列官之歲科舉之年若不年經事緯終覺立例不精難於尋究茲倣馬班表體班分類附事緯年經

則不入焉若八景命名庸陋無所取材概爲削去不留以嚴史體
史遷平準之書班固食貨之志所以存一代之典也欲考今者先徵於古茲志田賦先敘歷代之制粗述梗概以爲緣起詳載

國朝賦役全書以見制度有經若唐李吉甫國計簿宋丁謂會計錄自勒一書之例也

學校廟祀載於會典士民罕見其書故特爲詳列所以明禮教也杜佑通典禮制悉存儀節以備後人之資考固亦不厭其詳茲志典禮遵照會典禮部則例編輯成書至於邊豆笙磬之數揖讓拜跪之文詳備其儀以爲

東強縣志 教例

三

掌故率而行之可以知禮之所由矣

作循政略與鄉賢列傳有殊體焉蓋傳之體縟而文略之體直而潔是峻潔其體斯可冠冕列傳耳古人有經無緯之書大抵名之曰略裴子野取沈約宋書而編卒稱略是已職官表之列名不計賢否循政略則循名責實義取謹嚴表有名而略無述雖語無褒貶而意具抑揚去取之間寓春秋之意可爲從政者勸也

釋名曰傳傳也以傳示後人也自左史彙萃寶書詳具邑之人物如董仲舒賈誼孟信范廷召已詳各史者則錄其原文別曰史傳抑亦馬班遞相刪述之旨耳至於城邑衙署壇壝祠廟社稷民人所由重也制度所不在

建置所以志法度也夫建者立也樹也置者安也設也

詳焉

顏師古曰志記也積記其事也班固漢書作地理志并及分野後漢書倣之作郡國志後之史家皆守其例而不變茲志地理本之各失地志並參考括地志元和郡縣圖志太平寰宇記通典通考以及各書記載敘其沿革以與前表互見蓋表畧而志詳也至於疆域四至保甲村莊是必詳明道里皆有所稽舊志河渠古蹟列入雜稿未免漫無所據今則考訂各書歸之地理使覽者詳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列傳之有目者蓋事重於人正如儒林循吏初不爲施
孟梁邱龔黃卓魯而設也茲爲列傳一皆本之舊志或
有年遠莫考者則略而不詳仍其舊而無所筆削以合
闕疑之義

列女之傳倣於劉向以傳其行也疾風勁草忠臣烈士

與日月爭光焉若貞女節婦笄笄自守心如金石百折
不回大義所存皎如冰雪固可與忠臣烈士並傳不朽
矣雖地不乏人人不乏事然而人微迹隱不值輶軒之
採或又未遇旌揚雖有苦節幽貞歸於草木同盡豈不
悲哉茲則責成采訪之人悉心搜訪雖未邀旌典者
嘉其苦志亦必類列以著芳型並著德壽二人以合劉

向之例羅列女行也

說文云記疏也謂一一分別記之也晉周處作風土記
梁宗懷作荆楚歲時記皆所以志民俗也茲倣其義例
記其風土而俗禮土風隨類而敘並疏物產以別土宜
蓋亦問俗採風之遺意爾

晉葛洪撰西京雜記乃當時欲撰史錄事而未得締思
無前後之次雜記而已嗣後唐李璋有晉陽事跡雜記
張文規有吳興雜錄是其例矣迺倣而記之
孟堅仍七略而志藝文以傳篇目後之史家作志皆倣
其意焉棗邑自董子春秋繁露而外考求古今竟無著
述可存部目惟有錄其記事敘述之文以證城池學校

解舍之興廢名宦選舉之盛衰與志傳紀事可爲表裏
其傳狀碑銘有與列傳相彷彿者正以詳畧互存徵事
得實以補志之闕也其無關於考証得失者概不入焉
附以詩歌亦寓國風遺意以非班氏藝文之例不敢云
志故名爲錄云

古者史家著作既成必反覆推明著書之旨此馬班之
自序敘傳所由作也志乘爲一邑之史不明史家紹述
淵源之義不列專篇乃今前志難傳湮而莫考抑亦弗
思之甚矣夫索綴之前涼春秋端資邊剷常璩之華陽
國志半襲譙周是則一方之書不能無藉於一方之紀
載若不敘列其人其文明折衷之有自豈非得魚忘筌

東強縣志敘例

五

東強志自乾隆壬申知縣單君作哲修輯後至今五十
餘年志板無存難於徵考衛蕙幼侍先君子宰此邦
茲復繼宰是邑亟欲搜訪事蹟撰述成書迺於嘉慶壬
戌十二月開局編纂至癸亥四月脫稿凡延儒修脯剗
劂工費皆捐廉自辦不以絲毫累及士民是志也主修
則衛蕙也纂修則陽湖楊君元錫也同修則訓導李君
綸盛也采訪則生員辛奎璧袁躅芳孫文坊姚經文楊

信芳吳廷舉鄭述曾陳宗儒龍汝言唐封劉維嶽李毓

傑也維時銜蕙奉檄調任天津卽於四月望日就道到

津後始付削劂又越三月而刊畢裝訂成書迺作敘例

十六則發明作志之義識其大畧焉

東強縣志目錄

紀二

圖八

表四

志五

略一

傳三

記二

錄二

天章紀

東強縣志 目錄

一

卷一

恩澤紀

卷二

卷三

圖考
縣境總圖一
縣署圖
文廟圖
義倉圖
縣城圖

卷四

沿革表

爵封表
覽封附

卷五

職官表

卷六

選舉表

卷七

地理志

星野 沿革 疆域 里社 保甲
河渠 古蹟 墓塚

卷八

建置志

城池 兵防 公署 公所 隸舍 倉儲
地糧 補遞 墓塚 城堡 市集 坊表
郵政 橋梁 壇廟 寺觀附 戶口

卷九

田賦志

歷代之制 現在地畝之數 戶口
地糧 丁銀 領支 鹽課 雜稅

卷十

學校志

書院義學附

卷十一

典禮志

慶典 紀典 禮儀

卷十二

襄陽縣志目錄

卷十三

循政略

卷十四

史傳

先儒 鄉賢 仕績 武功 忠義
孝友 文學 卓行 厚德

卷十五

列傳

節孝 貞烈 德壽

卷十六

列女傳

風俗 歲時 物產

卷十七

雜記 祥異 大事 識餘

卷十八

藝文錄上

制詔 論記

卷十九

藝文錄下

序 引 謂碑 詩銘 文贊

卷二十

敘錄

棗強縣志卷第一

直隸棗強縣知縣臣任衡憲恭紀

天章紀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

至聖先師孔子贊并敘

康熙二十八年
頒發學宮

蓋自三才建而天地不居其功一中得而聖人代宣其蘊

有行道之聖得位以綏猷有明道之聖立言以垂憲此正學所以常明人心所以不泯也。學稽往緒仰遡前徽堯舜禹湯文武達而在上兼君師之寄行道之聖人也。孔子不得位窮而在下秉刪述之權明道之聖人也。行道者勲業

炳於一朝明道者教思周於百世堯舜文武之後不有孔

子則學術紛淆仁義湮塞斯道之失傳也久矣後之人而欲探二帝三王之心法以爲治國平天下之準其奚所取衷焉然則孔子之爲萬古一人也審矣朕巡省東國謁祀

闕里景企滋深敬摘筆而爲之贊曰

清濁有氣剛柔有質聖人參之人極以立行著習察舍道莫由惟皇建極惟后綏猷作君作師垂統萬古曰惟堯舜禹

禹湯文武五百餘歲至聖挺生聲金振玉集厥大成序書

刪詩定禮正樂旣窮象繫亦嚴筆削上紹往緒下示來型道不終晦秩然大經百家紛紜殊途異越日月無踰羹牋可晤孔子之道惟中與庸此心此理千聖所同孔子之德仁義中正秉彝之好根本天性庶幾夙夜最哉令圖溯源

洙泗景躅唐虞載歷庭除式觀禮器摛毫仰贊心焉遐企百世而上以聖爲歸百世而下以聖爲師非師夫子惟師於道統天御世惟道爲寶泰山巖巖東海泱泱宮牆萬仞夫子之堂孰窺其藩孰窺其徑道不遠人克念作聖

四子贊

顏子

聖道早聞天資獨粹約禮博文不遷不貳一善服膺萬德來萃能化而齊其樂一致禮樂四代治法兼備用行含藏王佐之器

曾子

洙泗之傳魯以得之一貫曰唯聖學在茲明德親民止善爲期格致誠正均平以推至德要道百行所基纂承統繕修明訓辭

子思子

於穆天命道之大原靜養動察庸德庸言以育萬物以贊乾坤九經三重大法是存篤恭慎獨成德之門卷之藏密擴之無垠

孟子

哲人旣萎楊墨昌熾子輿闢之曰仁曰義性善獨闡知言養氣道稱堯舜學屏功利煌煌七篇並垂六藝孔學攸傳

禹功作配

訓飭士子文

康熙四十一年
頒發學宮

國家建立學校原以興行教化作育人才典至渥也朕臨御以來隆重師儒加意庠序近復慎簡學使釐剔弊端務期風教修明賢才蔚起庶幾棫樸作人之意乃比年士習未端儒效罕著雖由內外臣工奉行未能盡善亦由爾諸生積銅已久猝難改易之故也茲特親製訓言再加警飭爾諸生其敬聽之從來學者先立品行次及文學學術事功源委有敘爾諸生幼聞庭訓長立官牆朝夕誦讀寧無究心必也躬修實踐砥礪廉隅敦孝順以事親秉忠貞以立志窮經考業勿雜荒誕之談取友親師悉化驕盈之氣文章歸於醇雅毋事浮華軌度式於規繩最防蕩軼子衿佻達自昔所譏苟行止有虧雖讀書何益若夫宅心弗淑

立志窮經考業勿雜荒誕之談取友親師悉化驕盈之氣文章歸於醇雅毋事浮華軌度式於規繩最防蕩軼子衿佻達自昔所譏苟行止有虧雖讀書何益若夫宅心弗淑

天章紀

三

天章紀

四

世宗憲皇帝御製文

平定青海告成太學碑

雍正三年
頒刻學官

我國家受

聽之

以圖上進國家三年登造東帛弓旌不特爾身有榮卽爾祖父亦增光寵矣逢時得志寧俟他求哉若仍視爲具文玩渴弗倣毀方躍治暴棄自甘則是爾等冥頑無知終不能率教也旣負栽培復干咎戾王章具在朕亦不能爲爾等寬矣自茲以往內而國學外而直省鄉校凡學臣師長皆有司鐸之責者并宜傳集諸生多方董勸以副朕懷否則職業弗修咎亦難逭勿謂朕言之不預也爾多士尚敬

天眷命撫臨八極日月所照罔不臣順遐邇乂安兆人蒙福乃有羅卜藏丹津者其先世固始汗自國初稽首歸命當時使臣建議畀以駐牧之地其居雜番羌密近甘涼我承命

聖祖仁皇帝因沛殊恩封爲親王兄弟八人咸賜爵祿羈縻包容示以寬大而狼心梟性不可以德義化三十年來包藏異志朕紹登寶位優之錫賚榮其封號尚冀革心輯寧部衆而羅卜藏丹津昏謬狂悖同黨吹拉克諾木齊阿爾布坦溫布藏巴札布等實爲元惡謂國家方宏浩蕩之恩不

設嚴密之備誕敢首造逆謀迫脅番羌侵犯邊城反狀彰
露用不可釋於天誅遂命川陝總督太保公年羹堯爲撫
遠大將軍聲罪致討以雍正元年十月師始出塞自冬涉
春屢破其衆凡同叛之部落戈鋌所指應時摧敗招降數
十萬衆又降其貝勒貝子公台吉等二十餘人朕猶憫其
蠢愚若悔禍恩愆束手來歸尚可全宥而怙惡不悛負險
抗違乃決翦滅之計以方畧密付大將軍羹堯調度軍謀
簡稽將士用四川提督岳鍾琪爲奮威將軍於仲春初旬
鴉牙徂征分道深入搗其窟穴電掃風驅搜剔嚴阻賊徒
蒼黃靡潰窮蹙失據羅卜藏丹津之母及逆謀渠魁悉就
俘執擒獲賊衆累萬牲畜軍械不可數計賊首逃遁我師
東疆縣志卷一 天章紀 五

廟
社受俘之日臣民稱慶伏念
聖祖仁皇帝威靈震於遐方福慶流於奕葉用克張皇六師殄
滅狂賊行間將士亦由感激
湛恩厚澤爲朕踴躍用命斯役也芟夷凶悖綏靖番羌俾烽燧
永息中外人民胥享安阜實成

先志以懋有丕績廷臣上言稽古典禮出征而受成於學所以
定兵謀也獻馘而釋奠於學所以告凱捷也宜刊諸珉石
揭於太學用昭示於無極遂爲之銘曰天有雷霆聖作弧
矢輔仁而行威遠寧邇維此青海種類實繁錫之茅土列
在藩垣被我寵光位崇祿富負其阻遐禍心潛構恭惟
聖祖慮遠智周瞻念荒服綏撫懷柔朔野旣清西陲攸震爵號
淳加示之恩信如何凶狡造謀逆天鼓動昏憝寇侵于邊
惟彼有罪自干天罰桓桓虎貔爰張九伐王師卽路冬雪
初零日耀組練雷響鼙鉦蠢茲不順敢逆戎旅奮張螳臂
以當齊斧止如山岳疾如雨風我戰則克賊壘其空彼昏
終迷曾不悔戾當剪而滅斯焉決計屬兵簡將往搗其巢
東疆縣志卷一 天章紀 六

踰歷嶽嶧坦若坰郊賊棄其家我繫而獲牛馬谷量器仗
山積蹇免失窟何所逋逃枯魚遊釜假息煎熬師以順動
神明所福旬日凱歸不疾而速殪彼逆謀懸首藁街獻俘
成禮金鼓調諧西域所瞻此惟雄特天討旣伸羣酋惕息
橐戈偃革告成辟雍聲教遐暨萬國來同惟我
聖祖親平大漠巍功煥文邁桓軼酌流光悠久視此銘辭繼志
述事念茲在茲

高宗純皇帝御製文

平定金川告成太學碑文

乾隆十四年
頒刻學宮

五后續承創守佑啟亦惟是二三蓋臣布德宣力予曰有先後

予曰有禦侮用造我不不基罔有蘖牙罔不煦嫗長養
於大當粵有金川娑羅奔者居西蜀桃關以外界綽斯
小金川之間向曾從征得受符檄與諸土司齒顧恃其
遼夜即自大構繫鄰番各土司申訴封疆吏吏曰蔓之
圖豈其視爲既脫乃請兵籌餉期掃其穴而司其事者
怯縮以老師或漂狡以蓄志軍無適從事用弗集予心
然念邊徼之不寧或致增防置戍重勞吾民大學士忠
公傳恒義同休戚毅然請肩斯任乃命以經畧印益厚
諸路軍芻粟相繼間閭不驚卜吉於戊辰十一月之三
禡牙以指所征朕親御武帳賜經畧酒以行天日和昶陽
宣復都人士聽睹聳躍罔不忭喜謂露布之旦暮至也

襄陽縣志卷一 天章紀

七

皇考青海成例請勒碑成均以示來許夫秉丹誠而運籌決勝
永靖荒徼者經畧大學士之功也商可否於帷幄衝石矢
於行陣者參贊大臣及諸將士力也朕何有焉惟是體
乾元之德凜佳兵之戒保大定功安民和衆庶幾可以垂則乎
乃系之辭曰惟

天生人類聚羣分凡茲林林孰非我民有羈而糜有誨而諄不庭
伊異視遠近殊倫守在四夷稽古名言無已用之寓義於

襄陽縣志卷一 天章紀

八

仁 蠶彼金夷恃其險阻蠶食豨張謂莫我拒不靖不庭
侵厥鄰衆駭奔叫呶以干大咎匪棘匪紓獮狁之故我張
我伐獮狁之故 我師旣集賊亦相持匪敢相持懼誅自
支鬲易寒暑勑功稍稽賊益以狂怒臂當車罪臣旣誅以
徇我師旣咨於恒汝往視之 朕咨於恒惟汝同德惟我
庶士亦久於役將茲旗兵羽林神策其勇熊貔其心金石
何敵弗摧何功弗克濟以汝忠奏捷頃刻 恒拜稽首臣
敢弗慢旣禡旣宜師出於京師出於京時惟一陽未逾五
旬乃壓其疆前旌獵獵有節煌煌羣番迺驚謂自天降
惟彼攸恃曰良爾吉以儻以謀如鬼如蜮其恃爰誅其類
殷慄紀律是明戎兵是詰鑄礮攻碉其守以失惟是懼誅

天地之德在好生彼蟻潰而鼠駭者毋寧赦而宥之且求降而
蓋殲之不可謂武矧不足以汚我斧也於是經畧宣朕明
旨登壇受降己巳二月之望日金川平定捷音至京是役
焉慮不允所請朕惟

潛弗敢出 其潛弗出乃旦夕延將齊我軍披其中堅大
鞍大膊期日之前彼乃窮蹙乞降悚虔惟命是從六事永
遵除道築壘內袒羊羣 起起鍾琪乃度之姻聿抵賊巢
開誠以諭攜其二酋軍門親赴悔罪歸誠車塵馬足順斯
撫之昭我王度昔也雷霆今也雨露 七縱諸葛單騎汾
陽曰我相臣於前有光晉爵錫服黼黻龍章速歸黃閣左
右贊襄休養生息惠鮮蜀邦我武旣揚無疆惟慶

平定準噶爾告成太學碑文

乾隆二十年
頒發學官

遠矣山戎薰荔旃毳幕之人界以龍沙畜其驥矣雖無
恒業厥有分部蓋自元黃剖判萬物芸生東東西夷各依
其地謬舉淳維未爲理據皇古莫紀其見之書史者自周
宣太原之伐秦政亘海之築莫不畏其侵軼猾夏是虞自
時厥後一二奮發之君慨然思挫其鋒而納之宥然事不
中機材不副用加以地遠無定處故嘗勞衆費材十損一
得捐紳之儒守和親介胄之士言征伐征伐則民力竭和
親則國威喪於是守在四夷羈縻不絕地不可耕民不可
可臣之言興矣然此以論漢唐宋明之中夏而非謂我皇
清之中夏也皇清荷

天之龍興東海撫華區有元之裔久屬版章歲朝貢從征狩執
役惟謹準噶爾厄魯特者本有元之臣僕叛出據西海終
明世爲邊患至噶爾丹而稍強吞噬鄰蕃闖入北塞我
皇祖三臨朔漠用大破其師元惡伏冥誅脅從遠遜跡毋俾遺

種於我喀爾喀厥姪策妄阿拉布坦收其遺孽僅保伊犁
故嘗索俘取地無敢不共逮夫部落滋聚乃以計襲哈密
入西藏準夷之勢於是而復張

兩朝命將問罪雖屢獲捷而庚戌之役逆子噶爾丹桀楞能用
其父舊人乘我師怠掠畜於巴里坤擣營於和卜多於是
而準夷之勢大張然地既險遠主客異焉此勞往而無利
彼亦如之故額爾德尼招之敗彼亦以彼貪利而深入也

皇考謂我武旣揚不可以旣允其請和以息我衆予小子敬奉
先志無越思焉旣而噶爾丹桀楞死子桀妄多爾濟那木札爾
畢殘喇嘛達爾濟篡棄之達瓦齊又篡棄喇嘛達爾濟而
酗酒虐下尤甚焉癸酉冬都爾伯特台吉桀楞等率數萬

東強縣志卷一 天章紀

十

人來歸越明年秋輝特台吉阿壁爾撒納和碩特台吉班
珠爾又率數萬人來歸朕謂來者不可以不撫而撫之莫
若因其地其俗而善循之且毋令滋方來之患於我喀爾
喀也於是議進兩路之師問彼罪魁安我新附凡運餉籌
跋長行利戰之事悉備議之始熟經於庚戌之難者咸懼
求之甚力朕謂犁庭掃穴卽不敢必然喀爾喀之地必不
可以久居若而人毋寧用其鋒而觀厥成卽不如志亦非
所悔也故凡禡旗命將之典概未舉行亦云偏師嘗試爲
之耳塞上用兵必以秋而阿睦爾撒納瑪木特請以春月
欲乘彼馬未肥則不能遜朕謂其言良當遂從之北路以

二月丙辰西路以二月己巳各啟行哈密瀚海向無雨今春乃大雨咸以爲時雨之師入賊境凡所過之鄂拓克攜羊酒糗糒迎恐後五月乙亥至伊犁亦如之達瓦齊於格登山麓結營以待兵近萬我兩將軍議以兵取則傷彼必衆彼衆皆我衆多傷非所以體上慈也丁亥遣阿玉錫等二十五人夜斫營覘賊向賊兵大潰相蹂躪死者不可勝數來降者七千餘我二十五人無一人受傷者達瓦齊以百餘騎竄六月庚戌猶人阿奇穆霍集斯伯克執達瓦齊來獻軍門準噶爾平是役也定議不過二人籌事不過一年兵行不過五月無亡矢遺鏃之費大勲以集遐壤以定豈人力哉

襄陽縣志卷一 天章紀

十一

天也然

天垂佑爾授之事機設不奉行之以致坐失者多矣可與樂成不可與謀始亦謂蚩蚩之衆云爾豈其卿大夫之謂既克集事則又曰苟知其易將勤爲之夫明於事後者必將昧於幾先朕用是寒心且準噶爾一小部落耳一二有能爲之長而其樹也固焉一二累失德之長而其亡也忽焉朕用是知懼武成而勒碑文廟例也禮臣以爲請故據實事書之其辭曰

茫茫伊犁大幹之西匪今伊昔化外羈縻條支之東大宛以南隨畜獵獸蟻聚狼貪乃世其惡乃恃其遠或激我攻乘我緩其計在斯其長可窮止戈靖邊化日薰風不侵

不距不來其那欵闢求市亦不禁訶始慕希珍終居奇貨吏喜無事遷就斯懷漸不可長我豈懼其豈如宋明和市之爲旣知其然飭我邊吏弗縱弗嚴示之節制不仁之守再世斯斬篡棄相仍飄忽荏苒風沙革面煎葷披忱集泮飛鴉食黜懷音錫之爵位榮以華裾膝前面請願効前驅兵分兩路雪甲霜鎗先導中堅如鼂錯攻益以後勁蒙古舊屬八旗子弟其心允篤二月卜吉牙旗飄颻我騎斯騰無待折膠泉涌於磧蕪苗於路我衆歡躍謂有

天助匪啻我衆新附亦云黃髮未覩水草富春烏魯木齊波羅塔拉台吉罕桑紛紛欵納牽其肥羊及馬潼酒獻其屠耆合掌雙手予有前諭所禁侵陵以荼交易大渝衆情衆情

襄陽縣志卷一 天章紀

主

旣渝來者曰繼轟達瓦齊擁兵自衛依山據岸惟旦夕延有近萬人其心十千勇不目逃擒二十五日阿玉錫率往賊所銜枚夜襲直入其郭揮矛拍馬大聲疾呼彼人旣離我志斯合突將無前縱橫韁幣案角鹿埵隴種東籠自相狼籍孰敢攫鋒狹竄鼠逃將往異域猶部遮之克渠斯得露布旣至告

廟受俘凡此歲功荷

天之衢在古周宣二年乙亥淮夷是平常武詩載越我

皇祖征噶爾丹命將禡旗亦乙亥年旣符歲德允協師貞兵不血刃漠無王庭昔時準夷弗恭弗謹今隨師行爲師候尉昔時準夷曰戰夜征今也偃臥知樂人生曰匪準夷曰我

臣僕自今伊始安爾游牧爾耕爾長孫子曰無向非
豈有今是

兩朝志竟億載基成側席不遑保泰持盈

平定回部告成太學碑文

乾隆二十六年頒發學宮

建非常之功者以舉非常之事舉非常之事者以藉非常
之人然亦有不藉非常之人而舉非常之事終建非常之
功者則賴

昊蒼篤貺神運斡旋事若禍而移福機似逆而轉順順天者昌
逆天者亡故犁準夷之庭掃回部之穴五年之間兩勦竝
集始遲疑猶未敢信終効劬以底有成荷

天之寵在茲畏

棗強縣志卷一 天章紀

吉

天之鑒益在茲爰敘其事如左達瓦齊之就俘也伊犁已大定
矣無何而阿睦爾撒納叛彼其志本欲藉我力以成己事
時也人心未定佐饔者嘗一蜮肆狂萬狙應響蜂屯蟻雜
不可爬梳畏難者羣謂不出所料準夷終不可取並有欲
棄巴里坤爲退守謀然予計其衆志不齊將有歸正倒戈
者於是督策將帥之臣整師亟進旣而伊犁諸台吉宰桑
果悔過勤王思討逆賊以自贖此

天恩助順者一也二酋大小和卓木者以回部望族久爲準噶
爾所拘於阿巴哈斯鄂拓者也我師旣定伊犁乃釋其囚
以兵送大和卓木波羅泥都歸葉爾奇木俾統其舊屬而
令小和卓木霍集占居於伊犁撫其在伊犁衆回乃小和

卓木助阿逆攻勤王之台吉宰桑等阿逆賴以苟延及我
師再入阿逆遂逃入哈薩克而霍集占亦卽收其餘衆竄
歸舊穴此

天恩助順者二也準夷之事前記略見梗槩茲不復紀紀興師
討回之由則以我將軍兆惠在伊犁時曾遣副都統阿敏
道往廝議事小和卓木乃以計誘阿敏道而拘之及我師
抵庫車問罪彼攜阿敏道以來援至中途害之及從行者
百人彼猶逞其狂悖抗我師顏且敢冒死入庫車城乃雅
爾哈善畧無紀律致彼出入自由然我滿洲索倫衆兵士
無不忘國家之恩效疆場之力故能以少勝衆逆渠懼而
免脫此

棗強縣志卷一 天章紀

吉

天恩助順者三也知儻輶之無濟掄幹材之可任時將軍兆惠
以搜勦準夷餘黨至布露特部落已欵服其衆因命旋師
定回部於是克庫車存沙雅爾定阿克蘇略烏什收和闐
師之所至降者望風直至葉爾奇木城下而我軍人馬周
行萬有餘里亦猶強弩之末矣二酋以其逸待之力統數
萬人與我三千餘人戰我師之過河者纔四百餘猶能斬
將搴旗退而築堡黑水固守以待此

天恩助順者四也萬里之外抱水救火其曷能濟乃予以去年
六月卽降旨派兵撥馬欲以更易久在行間者耳故兵馬
率早在途一趨進而各爭前恐後人人有敵愾之憤此
天恩助順者五也副將軍富德及叅贊舒赫德輩率師進援以

速行戈壁中馬力復疲值狂狶據險坐俟頗有難進之勢

夫援軍不能進則固守以待者危矣而叅贊阿里袞驅後

隊之馬適至夜擣賊營我師內外夾攻彼不知我軍凡有
幾萬握炭流湯之徒自相蹂躪顧命不暇於是解黑水之
圍鹿駭疊驚遁而保窟我之兩軍合隊全旅以迴阿克蘇

此

天恩助順者六也旣而彼料我必再入泰山之壓難當乃於我
師未進之先攜其部落載其重器跳而遠去而葉爾奇木
哈什哈爾二城之舊伯克等遂獻城以降叅贊明瑞一邀
之於霍斯庫魯副將軍富德再陷之於阿爾楚爾於是
離心者面內前途者反旆二酋惟挈其妻孥及舊僕僅三
百人入拔達克山境此

天恩助順者七也人跡不通之地語言不同之國旣已雀敵寧
不狼顧其授我與否固未可定也然一聞將軍之檄莫不
援旗請奮整旅前遮遂得宛渠函首露布遙傳此

天恩助順者八也東考西師之役非予夙願之圖何則實以國
家幅員不爲不廣屬國不爲不多惟屢守成之志無希開
創之名兼以承平日久人習於逸旣無非常之人安能舉
非常之事而建非常之功哉然而輾轉輜輶每以艱而獲
易視若失而反得故自締始以逮定功雖予自問亦將有
所不解其故而不敢期必然者故曰非人力也

天也夫

天如是顯佑國家者以

祖宗之敬

天愛民蒙

上蒼之心志

列祖之志勉繼繩於有永保丕基於無窮乎繫以銘曰

二酋僭德始亂爲賊是興王師報怨以直伊犁旣平蕞爾
奚屑徐議畊闢徐議戍設以喚以咻伊予本懷豈其弗戢
圖彼藐猶彼狃不量怒臂當車戕我王臣助彼狂狃始攻
庫車儻轍敗事用人弗當至今爲愧悖逆罪重我武宜揚
易將整師直壓彼疆阿蘇烏什玉隴和闐傳檄以定肉袒

棗強縣志卷一 天章紀 六

羊羣二酋孽深知不可活狠狽相顧固守其穴桓桓我師
周行萬里馬不進焉強弩末矣以四百人戰萬餘虜退猶
能守黑水築堡間信達都爲之傷悼所幸後軍早行在道
督勅速援人同怒心曾不兩月賊境逼臨賊境逼臨彼復
微隙馬繼以進賊營夜研出其不意賊乃大驚謂自天降
孰敢鋒捲大軼大肆如虎搏兔案角隴種誰敢迴顧黑水
圍解合軍暫旋整旅三路期竝進焉賊偵軍威信不可支
挈其妻孥遁投所依所依亦回豈不自謀豈伊庇猿而受
林憂利厥輜重無遺盡掠遺其都丸遂來獻馘詎惟獻馘
並以稱臣捧賚表章將詣都門奏凱班師前歌後舞尸逐

染鐸溫禹繫鼓露布至都正逮初陽

慈寧稱慶亞歲迎祥

郊廟告成諸典並舉皇皇太學豐碑再樹豐碑再樹敢予喜功
用不得已

天眷屢蒙始之以武終之以文戡亂惟義撫衆惟仁布惠施恩
寰宇共喜古不羈靡今爲臣子疆闊二萬兵出五年據實

書事永矢乾乾

平定兩金川告成太學碑文

乾隆四十一
頒發學宮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又其次爲立言而德與功皆賴言以傳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文之時義大矣哉然傳德之辭直而寡傳功之辭費而多直而寡者不因文而功乃明周誥殷三謨經世立教是也費而多者必因文而功乃明周誥殷

盤佶屈聱牙是也吾嘗讀韓昌黎平淮西碑益悉此言之不爽何則彼其藩鎮乃家奴之類怨恩因循以致死成敵國削而平之是宜引以爲愧而不可炫以爲功賴昌黎之文幾與江漢常武同稱耆定然有識者固知其辭費而多飾而未知憲宗之愧與弗愧耳今之平定金川之文不有類於斯乎解之者曰逆酋羈靡徼外非若淮蔡之居中土元濟之爲世臣也吾則以爲旣已受職爲土司則是我臣而其地近接成都遠連衛藏則是我土我臣而橫生逆志蠶食鄰封將欲大有所爲弗勦而滅之則西川將不能安枕茲雖歲事與平定淮蔡擒吳元濟何以異故宜引以爲愧而不可炫以爲功者以此金川之始見於己巳告

功之文茲不復記其復叛而復征則其陰謀負恩已自

戊寅年始蓋戊辰之師實緣其跳梁不靖而師旣臨境彼卽窮蹙乞降遂以赦罪領師甫十年而其酋郎卡卽與革

布什咱搆釁又四年遂與綽斯甲布及三雜谷爲敵而逆子索諾木凡悖益甚自恃地廣人衆力強與各土司搆兵訖無寧歲故各土司皆畏之如虎而以勢分力散又莫能

如之何余以爲業已受其降不宜復加兵且蟻鬪蠻觸不足以勞主師因命地方文武大吏隨宜彈壓令弗越內地界亦足以安民而示度耳不虞地方大吏欲息事而每示寬逆酋轉以爲無足懼而日益逞其小金川逆酋僧格桑

者始則與索諾木水火相仇繼乃狼狽爲奸於是索諾木計殺革布什咱土司色楞敦多布取其印勅以歸而僧格桑亦侵佔鄂克什地界且發兵圍其土司色達拉之官寨期於必取總督阿爾泰提督董天弼知事不可掩乃有發兵之請是役也或咎阿爾泰依違誤事之過而余則以爲

阿爾泰之過皆余之過蓋金川因其地險衆悍久蓄異志

是以有殺至維州橋之謠維州本漢徼外羌冉驕地蜀將姜維城唐武德初因其地置維州屢叛屢復廣德中陷吐蕃號爲無憂城遂累入鬼據大中時始復內附五代蜀州內徙改縣曰保寧宋景德初改曰威州元至元間以州治保寧縣并入明洪武初於州境析置保縣本朝雍正五年省威州入保縣屬茂州今其地尚有維州橋之稱而促浸番人以殺至維州播爲謠曲似係聞吐蕃舊事妄冀

效尤則其不忘内地情率可知戊辰之役我師深入屢勝卽不宜赦其罪而受其降此一誤也甫十年而郎卡尙思